

饺香里的年轮

刘井林

如果说从古至今,哪种食物在国人心中分量最重,饺子肯定是名列前茅。饺子对中国人来说,有一种特殊的情怀。它不是山珍海味,却总能在紧要的日子里端上餐桌;它模样朴素,面皮裹着馅料,也裹住了千百年的岁月,裹住了寻常人家深沉的心意。

说起饺子的来历,本就带着一身温厚的人间烟火气。相传东汉末年,战乱频繁,疫病横行,医圣张仲景辞官归乡,恰逢隆冬,见路边百姓衣衫单薄,耳朵大多冻得溃烂,心中不忍,便在村口支起大锅,以羊肉、辣椒搭配驱寒药材熬煮成馅,用面皮包裹成耳朵的形状,煮熟后分发给过往的穷苦人。因外形酷似耳朵,他将这吃食唤作“娇耳”。一碗热饺下肚,浑身暖意升腾,冻伤耳朵渐渐痊愈。从那时起,饺子便不是寻常果腹之物,它从医者的心里来,天生就带着“暖人”的底色。

岁月流转,“娇耳”渐渐褪去了药膳的功能,成了民间的食物。魏晋时它是家常小点,到了唐代,形制已与今日的饺子一般无二,水煮、油煎、笼蒸,吃法日渐丰富。宋代市井繁华,“角子”是街头巷尾常见的小吃,年节吃饺子的习俗也慢慢成型。

只有幸吃上一顿饺子。登基之后,宫廷御膳品类繁多,可每到除夕,他必定命人备上一碗素馅饺子。他常对皇子与大臣说,今日锦衣玉食,不可忘当年贫苦滋味。一碗素饺,装的是帝王的忆苦思甜,也是人间的苦辣酸甜。清宫里的饺子则多了几分精致讲究,据说慈禧太后的年饺要以海参、虾仁等珍馐入馅,面皮需薄厚均匀,大小分毫不错,包饺子的官人要提前净手,全程一丝不苟。她的饺子里还必定包一枚特制的金元宝,唯有她自己能吃到,算作独一份的福禄。可纵是御膳再精致奢华,比起民间阖家围坐,边说笑边包出的饺子,终究少了几分烟火气。清代诗人李调元曾写“纤手搓来玉色匀,碧油煎出嫩黄深”,把煎饺描绘得活色生香,可饺子动人的地方,从来不在雅,而在情。

我对饺子的执念,源自两次深刻的聚散。第一次,是关于父亲。他退休后便染了重病,足足三年卧床不起,后来意识渐渐模糊,常常认不得身边的人。有一天晚上,他忽然清醒,眼神也比往日清亮了些,轻声对母亲说,想吃猪肉馅的饺子。母亲又惊又喜,赶紧和面、剁肉。端上桌时,饺子还冒着白气。我夹起饺子一个一个地喂他,他吃了满满一碗,嘴角沾着细碎的肉渣。我们都暗自高兴,以为他病情好

转,谁知就在半夜,他安安静静地走了,面容平和舒展,就像睡着了一样。后来我才慢慢懂得,那碗饺子,是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仪式。吃饱了,暖透了,心里踏实了,才有力气踏上来世的路。那碗饺子的温度,从此就留在了我心里,每每想起,都觉得父亲从未走远。

第二次,是关于儿子。儿子结婚那天,按当地规矩,新人要吃一顿子孙饺子,图的是和和美美、子孙绵延。包这饺子的人就有讲究,必须是父母健在、儿女双全的“全命人”上手才吉利,左右思量下来,最后是老家的大姐担起了这份重任。她手巧心细,包出的子孙饺子个个小巧玲珑,个数也按着老例儿取了双数,讨的是成双成对、福气满堂的吉祥。饺子下锅时,大姐还按着乡俗,边用勺沿锅轻轻搅动,边念念有词:“滚一滚,抱孙孙;搅一搅,福气到。”沸水滚过三滚,一个个白润的小饺子浮上水面,攒着满当当的喜气。出锅后端上桌,儿子儿媳并肩坐着,我们夫妻与亲家围坐两旁,一屋子人热热闹闹地吃着饺子,笑声不断。这一碗子孙饺子,包的哪里是馅料,是长辈们藏不住的欢喜,是对新人往后日子的殷殷期盼,是一个小家开启新生活的温暖序章。

中国人的日子里,饺子总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。远行人上路,要吃上车饺子,盼的是一路平安;阖家团圆,要吃饺子,图的是圆满顺遂;就连调侃时也会说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”,道尽了平凡日子里的盼头。老话讲“好吃不过饺子”,夸的从来不是滋味无双,而是它裹着的心意最真、情意最浓。

从东汉的“娇耳”到今日的家常饭,饺子走过了两千多年。它见过宫廷的繁华,也尝过民间的冷暖;它见证过生死离别,也陪伴着岁岁团圆。它从来就不只是一种食物,是医者的仁心,是普通人的牵挂,是藏在红尘里浓浓的爱与亲情。

就如今天,我晨跑回家,听见厨房里传来咚咚的剁馅声。走过去看,案板上醒着的白面团光滑湿润,旁边摆着绿油油的芹菜末,鲜红的羊肉剁得均匀结实。妻正挽着袖子排馅,抬头笑着说:“今天吃羊肉芹菜饺子,咱们贴秋膘。”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)

江南的厚味

朱晓静

在杭州培训间隙,我们去品尝了地道的杭帮菜。席间上了一道东坡肉,方方正正的一块,搁在青瓷小盅里,酱色油亮,颤颤巍巍的,像一块上了釉的琥珀。同桌的北方同事面面相觑,这一小块肉,在我们老家,也就是一筷子的事。

我起初也是存了轻慢之心的,毕竟,东坡肉,谁没吃过呢?老家的宴席上,大块的红烧肉炖得烂熟,用筷子一夹,肥瘦分离,入口即化,那才叫一个痛快。而眼前这一小块,精致得近乎吝啬,实在不像能慰藉肚肠的物事。

然而,当那块肉真正落入口中的时候,我知道我错了。

它不是用牙齿去咬的,而是用舌尖去含的。先是那层酱色的皮,微微的韧,带着一丝焦糖的香;然后是下面那层肥肉,已经炖得全无筋骨,化作一汪温润的油,在舌尖上化开,并不膩人,反而有种丝绒般的滑;再下面是那层瘦肉,一丝一丝的,分明是肉的纹理,却已酥烂得不像话,在口里轻轻一抿,便散了,化作满口的香。三种质感,三层递进,像一首乐曲的三个乐章,起承转合,恰到好处。

最妙的是那汤汁,浓稠的、黑红的,带着黄酒的醇和冰糖的甜,还有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咸。这汤汁是东坡肉的魂魄,肉的本味还在,但已经谦逊地退到了后面,把舞台让给了这种复合的、丰腴的,几乎可以用“厚”来形容的味道。

这“厚”字,是我后来在杭州的日子里,慢慢咂摸出来的。南方的吃食,在北方人看来,常常是“薄”的。菜量小、盘子小,味道也清淡,不像我们北方,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,讲究的是个豪爽。可这一小块东坡肉,却吃出了一种南方的“厚”,是物理上的厚,是时间和耐心积攒出来的厚。

我想起席间一位地道杭州老师讲的,烧东坡肉要用慢火,煨上几个时辰。那火不急不躁,就那么温温地、柔柔地煨着,让时间去做主。这和我们北方的炖肉不同,北方是大火猛攻,直来直去,像我们那儿的汉子,有什么说什么,三五除二就办完了事。而南方的这锅肉,是跟火商量着来的,慢慢地、软软地,把一块坚硬的肉,煨成了一汪柔情。

这让我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,北方的树,长得高大挺拔,直冲云霄,像要跟天比比高低。而杭州街头那些香樟,却是旁逸斜出,蓊蓊郁郁地撑开一把大伞,不急不慢地长,长出一身的故事来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也养一方树、一方肉。北方的豪放和南方的温厚,原来都在这一锅肉里了。

我又想起苏东坡这个人,他本是四川人,一生颠沛,到过许多地方,最后在杭州留下了这道菜。这菜里有他的影子,既有豪放的一面,大江东去浪淘尽;也有细腻的一面,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他把这两种性情,都炖进了这锅肉里。所以这东坡肉,不只是肉,还是一个人一生的况味。

吃这块肉的时候,我似乎理解了“慢”的可贵。我们总是太急了,急着赶路、急着做事、急着吃饭,急着把日子过得像一阵风。而这锅肉告诉我,有些味道,是需要等的。就像生活中的一些道理,年轻的时候急吼吼地想要答案,年岁渐长才明白,有些事,得慢慢想、慢慢品,像煨一锅肉那样,让时间慢慢地渗进去,才能出来那个“厚”味。

临离开杭州那天,我又去吃了一回东坡肉。这回是一个人,坐在临街的小店里,窗外是蒙蒙的细雨,典型的江南天气。肉端上来,还是那样小小的一块,还是那样颤颤巍巍的琥珀色。我用筷子轻轻地夹起,送入口中,那熟悉的三层质感又一次在舌尖上漾开。

窗外有老人在巷口下棋,雨丝斜斜地织着,时间在这里好像走得特别慢。我突然觉得,这一小块肉里,装着的不仅是杭州的味道,还有一种生活的态度,在这个什么都求快求大的时代,能停下来,用心煨一块肉,细细地品,慢慢地尝,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修为?

回到北方,家里也做了一次红烧肉。火候到了,味道也有七八分相似,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大概是少了那一方江南的雨,少了几时辰不急不躁的火,少了那种把光阴也当作佐料的从容吧。

爱人问我江南之行如何,我说,学会了一件事,有些东西,小块有小块的好,慢有慢的妙。他笑我酸,我自己却知道,这一趟江南,那一块东坡肉,是真的吃进心里去了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菏泽发电公司)



刘欣雨

静默的辉光

这趟向北的列车,仿佛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上做着一种奇妙的逆行。窗外的景致,先是那熟稔的、被规整得一丝不苟的田畴与村落,渐渐地,这些人为的痕迹便淡了下去,像一滴墨落入清水,终至了无踪迹。土地开始变得坦荡,一种无遮无拦的、近乎原始的坦荡,扑面而来。待到双脚真正踏上这片土地,那股子由地底深处升腾起来的、混合着枯草与霜尘气息的凉意,便顺着鼻腔,直贯入肺腑深处。我来了,在这十月,来看你。

眼前的草原,全然不是歌谣里那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、饱含着汁液的绿。那是一种盛大而庄严的枯萎。草是黄了,却不是那种衰败的、零落的黄,而是一种饱满的、像被阳光浸透了了的、金箔一般的黄。无边无际地铺展开去,直到与天际那一条纤尘不染的弧线相接。风是这里唯一的主宰,却又不见其形。你只觉得它在,浩浩荡荡地来,又浩浩荡荡地去,拂过这万千草梗,便激起一片连绵不绝的、金属摩擦般的“簌簌”声响。这声音不尖锐,却极富穿透力,它不灌入你的耳朵,而是直接震动着你的骨骼,仿佛这大地沉睡的心脏,正以一种缓慢而恒久的节奏在搏动。

我独自向草原深处走去,脚下的枯草发出干脆的、碎裂的轻响。在这里,孤独感不是一种情绪,而成了一种可以触摸的实体。它像这空气一样,清冽而充盈。你被它包裹着,却又因它的绝对纯粹而感到一种奇异的自由。在这里,你尽可以卸下一切社会赋予的身份与甲冑,还原成一个纯粹的、会呼吸的生命体。天,是遥远的蓝,蓝得像一块巨大的、冰

冷的宝石,没有一丝云敢于在这上面停留。阳光洒下来,失去了夏日的灼热,变成了一种醇厚的、蜜糖似的流光,流淌在金色的草海上,泛起一层层静默的辉光。

远处,有牧人的马群。它们不像是在奔跑,倒像是这片金色海洋里几滴流动的、深色的血液,以一种与风同步的韵律,从容地移动着。偶尔,会看到一匹离群的马,静静地立在丘岗上,颈项低垂,仿佛一个陷入了亘古沉思的哲人。它不与谁交流,也不需要谁的理解,它本身就是这草原意志的一部分。望着它,你会觉得,所谓“自由”,或许并非纵横驰骋,而是这般,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、无言的伫立。

我的目光,被远处一片异样的白所吸引。走近了,才看清那是一处敖包。石块垒成锥形的堆子,上面插着的木杆和缚系的彩色布条,在长期的风吹雨打下,早已褪尽了鲜艳,变成了几种苍白的、与这草原浑然一体的灰调。它们在空中飘摇,那姿态里没有欢欣,只有一种坚韧的、近乎执拗的守望。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,捡起一块石头,恭敬地添在敖包上。石头落入石堆,发出一声沉闷的微弱,随即被无边的寂静所吞没。在这仪式般的静默里,我忽然感到,我添加的并非一块石头,而是一点微小的心愿,将它托付给了这大地、这长风、这万古的苍茫。

日头渐渐西斜,那是一场无法用言语描摹的、辉煌的告别。整个西边的天空,像一块被点燃的画布,从最炽烈的金红,到最温柔的橘粉,再到最沉静的绛紫,一层一层地燃烧着、变幻着。这光投射在草原上,给每一根枯草都镀上了一圈流动的、悲壮的金边。天地间没有一丝声响,连风也屏住了呼吸,仿佛在静候一个伟大灵魂的安眠。我站在那里,直到最后一缕光也被地平线吞没,寒意骤然浓重起来,像水一样浸透了我的衣裳。

归途的车上,我回首望去。草原已沉入墨一般的黑暗里,只有天际几颗寒星,清亮得像冰的碎片,钉在那黑丝绒般的天幕上。我带走的,不是相片,也不是纪念品,而是那片无垠的金色,那一种彻骨的宁静,与那秋日的草原。它什么也未曾说,却已将一切都告诉了我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蓬莱公司)

说文解字



【解字】
庇:甲骨文“庇”字以“衣”为意符,以“匕”为声符。本义是遮蔽、覆盖,引申为保护、庇佑。在卜辞中为引申义。在六书中属于形声字。



【解字】
抱:甲骨文“抱”字或像女子将小孩抱在怀中之形;或从“人”、从“子”,且“子”在“人”的身前,是“抱”的表意初文。在卜辞中或读作“保”。



(据学习强国)



到达秦皇岛时,已是黄昏时分。赶往酒店的途中,出租车师傅热情地向我们推介这座小城的风光。潮润的海风透窗而来,隔着遥遥距离,便能感受到海滨独有的气息,一路旅途的劳顿仿佛一下子消散了大半。

在酒店卸下行李,我便直奔秦皇小巷夜市寻味觅食,顺路一睹城市的夜景。还未走近,远远便望见一片灯火通明,烤串的烟气缭绕,喧闹人声沸沸扬扬地涌过来,夹杂着铁板烧的滋滋声,还有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。这条小巷又长又深,两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,中间留着一条通道,供游客缓步闲逛。空气里交织着烤肉、烤鱿鱼、烤面筋的香气,还有各种冷饮甜点上飘来的甜腻味道,百味交融,烟火气丛生。

从夜市出来,我们去了海边。夜里的海是什么样子的呢?我从来没有见过。沿着一条向下倾斜的马路,走了十来分钟,渐渐地便听到了海浪声。那声音起初是细细的、沙沙的,走近便成了“哗哗”的声响,一阵接着一阵,很有节奏,引诱着我们快步向前。

此时,天是黑的,海也是黑的,只在远远的天际线上,隐隐地能看到一条泛白的亮带,分不清是海与天的界限,还是远处城市的灯火映出的微光。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地向岸边涌来,在将要碰到沙滩的时候,便卷起一道白色的浪花,在黑暗中一闪,又消失了,如此反复循环。我坐在那里,听着涛声,看着无尽的黑暗,莫名竟有一种舒展明媚的松弛感。踏浪、跳跃、哼歌,像是来到了无人小岛,夜幕掩去了平日的拘谨,我沿着海岸线肆意奔跑,欢脱得都不像我自己。夜色渐深,才依依不舍踏上归途。

翌日清晨,前往老龙头。这里是明长城唯一入海处,山海相拥,雄踞渤海。站在澄海楼上,眼前的景象与昨夜大不相同。天是蓝的,海也是蓝的,只是海的蓝更深些、更沉些。阳光洒在海面上,泛着粼粼的波光,像是撒了无数碎金。城墙的砖石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雨,都变成了深褐色,斑斑驳驳的,满是沧桑。我忍不住用手摸了摸那些砖,粗糙的、凉凉的,好像能丈量出时间的厚度,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一幅画面:几百年前的将士们,就站在这城墙上,看着同样的一片海,心中想的却是家国天下。如今那些人都已经化为尘土,只有这城墙还立着,默默地望着这片海。

顺着阶梯下行,我们来到午后的海边。沙子很细,踩上去软软的。海浪一阵阵地涌上来,漫过脚面,又退下去。海水温凉,清澈见底,可以看到水底的沙粒。孩童们在沙滩上捡贝壳、挖沙子,我和外甥女一边踏浪,一边收集海水冲积到岸边的贝壳,玩得不亦乐乎。

从老龙头出来,我们转道去了山海关。城楼高耸,气势威严,正中央硕大的牌匾上,写着“天下第一关”五个大字。我在城楼下驻足良久,看着那高高的城门洞,想象着当年有多少军队从这里出关,又有多少商旅从这里经过。城楼上日头高照,旌旗舞动,千年历史烟云,就在这关隘之间,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,留下无数传奇。

太阳渐渐西斜,漫步古城街巷,沐浴着融融霞光,闲适安逸之感充盈周身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秦皇岛最好的样子。气候宜人,山海相依,沉淀着古老的历史,也涌动着热闹的市井气息。历史烟火彼此交织,缓缓流动,像海上的浪涛,一波推着一波,生生不息,永不停歇。

(作者单位:包神集团神朔公司)